



标点 学术文化书坊

每一个女人，不论肤色，不论国别，
只要想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就需要女权主义知识。

Passionate Politics

激情的政治



人人都能读懂的女权主义

Feminism is for Everybody

〔美〕贝尔·胡克斯 (bell hooks) 著
沈 睿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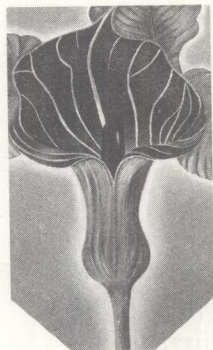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激情的政治

人人都能读懂的女权主义


[美] 贝尔·胡克斯 (bell hooks) 著

沈睿译



Passionate Politics

Feminism is for Everybody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激情的政治：人人都能读懂的女权主义/（美）胡克斯著；沈睿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2008. 5

ISBN 978-7-80251-047-0

I. 激… II. ①胡…②沈… III. 女权运动-研究 IV. D44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41245号

图字：01-2008-0303

FEMINISM IS FOR EVERYBODY first published 2000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South End Press, 7 Brookline Street 1, Cambridge, MA 02139-4146, USA.

Copyright © 2000 by Gloria Watkins

For rights, contact: southend @ southendpress.org www. southendpress.org.

激情的政治：人人都能读懂的女权主义

作者 (美) 贝尔·胡克斯

译者 沈睿

组稿编辑 王吉胜

责任编辑 谢艳芝

开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25

字数 235 千字

版次 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251-047-0

定价 36.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100013

发行部 (010)84254364

编辑部 (010)64210080

总编室 (010)64228516

网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序 言

靠近女权主义和关于女权主义的故事

美国在美洲大陆的生长和崛起，就像一个神话，可说是人类爱迁徙、探险和创造天性的奇迹结晶。按照加里·纳什等历史学家写的《美国人民》，早期殖民可说艰苦卓绝，一条人命消失，或者被当地部落当成奴隶是常事。大西洋两岸的女性在这场人类巨变之中，有着不同方式和程度的参与，混合人种的出现，不仅意味着跨界的婚姻和性关系，也意味着女性经验和人类经验的诸种融合。不可思议的成果是，流血和战争之后，一个容纳多种多样的文化、以移民为主体的新生国家和全新政体诞生了。合适的比喻也许是，一个感情经历无限丰富的母亲，有了各种各样的孩子，因有着对自己不同孩子不同感情却充满同样多爱意的博大胸怀，全新的历史就此开始。

命中注定就包括了女权运动，一个女人和很多女人都参与了的历史。当无数人要求民权时，女人的权利天然地包含其中，当黑人要求不再做奴隶时，女人的处境改变也自然在内。

一个人成长的故事和许多人成长的故事，就是美国的故事。一个女权主义者成长的故事，也就是美国女权主义的故事。所以，在我们靠近女权主义之前，看到的正是一个女人的故事。

贝尔·胡克斯的来自非洲的祖母还保留着激动的爱顶嘴的习惯，虽然她来到美洲是当奴隶，虽然贝尔·胡克斯的母亲就是给

白种人家做女佣，但是，贝尔·胡克斯先辈们的没有因为受压迫而消失的自由精神流畅在其血液。贝尔·胡克斯和黑人生活在一起，接受黑人社区的教育，她感到自己的天分过人，也感受到成长的种种压迫，比如因为她是女孩子，就不能与她的弟弟一样拥有一间自己的小房间。贝尔·胡克斯小小的头脑充满怀疑和思考。不到17岁的贝尔·胡克斯获得了奖学金，离开她出生的南方的小镇肯塔基，第一次乘飞机飞往西部的加州，到斯坦福大学上学。虽然在这之前，这个黑人女孩子没有乘过电梯，没有乘过城市里的公共汽车，然而，当她到达斯坦福大学两年多之后，19岁的她写作了后来让她一举成名的小书《我不是一个女人吗》。

贝尔·胡克斯天生的敏感让她一进入斯坦福大学就投入了当时席卷美国校园的女权主义运动。她上课，开会，参加全是女性的晚会，但是，“就在我选的第一批妇女研究的课程中，就是蒂丽·奥尔森教授的课程之一，我开始注意到讨论中的关于黑人妇女材料的完全缺失，我感到与那些庆祝‘姐妹情谊’的巨大的白人女性群体的隔绝和陌生”。这种最初的失望变成了追求知识的努力，变成了贝尔·胡克斯对女权主义理论的主要贡献：把种族主义问题带进女权主义运动思想讨论之中，始终如一地批判种族主义。在女权主义运动中，她以“顶嘴”的方式，抵抗女权主义运动中的种族主义，以自己的独特的声音变成女权主义思考的声音之一。

关于这个女人的故事，是这本书的译者、写作者、学者沈睿告诉我们的。有了这个女人的故事，女权主义就变得生动亲切，我们对于女权主义的成长就可触可感了，因为，通过这个女人的成长故事，我们知道，女权主义是关于一个女人如何成为自己的经验、思想和知识。女权主义是做人的动力所在。女权主义也是众多成长中的女人通过交流来丰富的知识，这个知识没有穷尽，只有独特性，每一个女人，不同颜色、不同国别，只要她想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就会需要女权主义知识，也会生长女权主义知

识。一个有尊严的人拒绝遭受暴力侵犯，反对受到剥削、压迫、歧视和漠视，而女权主义就是让女性获得尊严的知识。

如今已成为美国学界最有影响的学者、知识分子之一的贝尔·胡克斯，一直注重故事/自传体写作，她的自传式理论著作《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写于1984年，中译本2001年已在中国出版。这本书可以看作是美国黑人女权运动和白人女权运动“顶嘴”的故事。形象一点说，就是两群女人吵架、说理的故事，又可以比喻为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们辩论生存哲理的故事。

这场辩论使得黑白女人们的故事广为人知，也使得贝尔·胡克斯写作了更多著作，《激情的政治：人人都能读懂的女权主义》，可说是这场辩论之后，贝尔·胡克斯激情难耐的一场个人演讲。在这场演讲中，她要把她深刻的思想通俗、简明、优美地传达出来，她要让每一个人相信，女权主义是有用的知识。当然，她也要消除人们对以贝蒂·弗瑞丹为代表的白人女权主义者给定的女权主义是“与男人为敌”的负面形象。

这本小小的书，或者是女权主义诞生以来最激情也最激进的发言。19个小节，提出19个议题，但总起来最核心的议题是：女权主义是政治，是要彻底改变父权制度的、有远见的政治。贝尔·胡克斯把女权主义诞生时的宗旨“私人的，就是政治的”，推论为“有远见的女权主义”政治。如此，反对资本主义父权制全球化，让每一个人，包括男人和女人，都从被资本主义控制和剥夺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就是贝尔·胡克斯式的激情想象。和早期共产主义者们宣言要暴力推翻资本主义不同，贝尔·胡克斯式的激进女权主义提倡爱、提倡姐妹情谊、提倡人类通过理解和沟通来获得力量。

爱，这个女权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的确是贝尔·胡克斯包医百病的良药所在。她的19个议题，每一个都可以单独倾听，如果你了解女权主义的立场，请看第1节；如果你只想知道什么是暴力，你就看第11节；如果你想明白女人与工作的关系，

直接阅读第9节就好；如果你是同性恋者，第16节一定让你备受鼓舞；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做父母，看看第13节女权主义为人父母的方式，将大有收获；如果正处于婚姻和性的困惑与痛苦阶段，第14、15节有最好的解决办法。

这部小小的迷人的书，经由沈睿的传神翻译，语言竟然如此亲切、温暖，使得这演讲召唤人众的目的，几近成为人人的理想：“女权主义的政治目标就是要结束统治，使我们获得自由，自由地做我们想做的一切，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们热爱正义，我们可以生活在和平中。女权主义是为了每一个人。”

2004年春天，当我创办《中国女性主义》学术丛刊之际，邀请在美国任教的好朋友沈睿向国内学界介绍美国女权主义，她写了经典重读系列，又写了美国大学的女权教育课程。她在其中一篇文章中总结美国精神，是这样双性的完美：

1837年，美国精神之父之一，那时三十多岁的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这样定义美国的学者：学者要“把事实从表面现象中揭示出来，鼓舞、提出、引导（男）人们”。八年之后，他的好朋友，玛格丽特·富勒，那时也是三十多岁，这样勾勒出妇女的需要：无论妇女是学者还是非学者，“妇女需要的不是以妇女的名义去行动或统治，而是如自然一样成长，如知识分子一样明察，如灵魂一样活得自由而自在，以展示她先天具有的力量”。

为她翻译的贝尔·胡克斯的书写序，就如同给一幅完美的油画上色彩，这风险的一笔，令人踌躇再三。我的脑海中出现她如棕色火焰一样闪耀的美丽形象，我想，油画将在大厅展出，我的一笔就留在画框之下的说明条上吧。

《中国女性主义》主编 荒林

2008.5.8

导 言

更靠近女权主义

无论我走到哪个地方，我都骄傲地告诉那些想知道我是谁、我做什么的人，我是一个写作者，一个女权主义理论家，一个文化批评家。我告诉他们我写关于电影和通俗大众文化评论，分析那些形式里面的思想。大部分人发现我做的事让他们很激动，他们很想知道得更多。我们人人都看电影，看电视，翻杂志，人人都对他们所接受的信息、对他们看到的形象有想法。对我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人来说，理解我作为文化评论工作者，理解我对写作的激情，是很容易的（很多人都想写作，也想写东西）。但是，女权主义理论——那是问题停止的地方。不但人们不再问我问题，而且，我听到很多关于女权主义者是如何恶劣的，坏的女权主义者是如何的：“她们”恨男人；“她们”要与人的本性——和上帝对抗；“她们”都是女同性恋；“她们”拿走了白种男人的工作，弄得白种男人的世界很艰难，白种男人简直就是没有机会了。

当我问这些人他们到底读了什么女权主义的书或杂志时，当我问他们听过什么女权主义的演讲或讨论时，认识什么女权主义的活动者时，他们回答说，他们所知的关于女权主义的东西，都是第三手转来的，他们从来没有真的跟女权主义接近到真的知道在发生什么、女权主义真的是关于什么的地步。他们大多以为女

权主义就是一大批事事都想与男人一样的怒气冲冲的女人们。他们甚至从来没想到女权主义是关于权利——关于女性获得平等权利的。当我对他们谈到我所知的女权主义——与我个人生活很接近时——他们都很愿意听，虽然等我们的交谈快结束时，他们会赶快地对我说，我不一样，我不像那些“真正的”女权主义者，那些恨男人的，那些怒气冲冲的女权主义者。我对他们保证说，我就是货真价实到不能再货真价实、激进到不能再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如果他们敢更靠近女权主义一点，他们就会看到，女权主义与他们想象的不一样。

每次我从这样的相遇中离开时，我都希望我的手中有这样的一本小书，我可以说，读这本书吧，这本书会告诉你女权主义是什么，女权主义运动是什么。我希望我的手中能拿着一本简洁的、比较容易读、容易懂的书，不是一本长的、厚的、充满难懂的术语和学院性语言的书，而是一本直截了当、清楚易读的书。我想给我热爱的人们这样一本书，他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女权主义的事业，女权主义的政治。而我深深地相信，女权主义的事业和政治正是我政治生活的基础。

我一直希望他们可以回答“什么是女权主义”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将既不是根于恐惧也不是源于幻想。我一直希望有这么个简单的定义，他们可以读来读去，以致可以懂得，“女权主义是一场结束性别主义、性别剥削和压迫的运动”。我热爱这个定义。这是十年前我在我的《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一书中第一次提出来的。我热爱这个定义，因为它是这么清楚地表明了这个运动不是反对男性的运动。这个定义表达得清清楚楚，问题是性别主义。这种清晰性帮助我们记住，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男男女女，从一出生起，就与性别主义思想和行为密切相关，接受其教育。结果是，女性可能如男性一样是性别主义者。虽然这并不构成男性统治的借口或使这种统治合法化，但这的确意味

着那些把女权主义运动简单地看成是女人反对男人的运动的所谓女权主义思想家们不仅幼稚，而且观念错误。为了结束父权制（体制性的性别主义的另一个名称），我们需要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所有人都是维持父权制的参与者，直到我们改变了心里的想法，直到我们把父权制的思想和行为扔掉，代之以女权主义的思想行为。

男人作为群体一直也的确从父权制中获得好处，从他们比女性优越、必须统治女性这种理论中获得好处。但是这些好处是有代价的。为了得到父权制所给予的种种好东西，他们被要求去统治女人，去剥削和压迫女人。为了使父权制不受损害，他们还要运用暴力。大多数男人觉得做个父权者并不那么容易。大多数男人觉得那些对女人的恐惧和仇恨让人不舒服，那些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让人不安，大多数男人，甚至那些行使暴力的男人也这样感觉着。但是，他们恐惧把这些好处都扔掉了，他们不敢肯定一旦父权制改变了，他们所最熟悉的世界会发生什么。所以他们觉得被动地支持男性统治要容易得多，虽然在他们的心中也知道男性统治不对。一次又一次，男人们告诉我他们对女权主义者想要什么一无所知。我相信他们，我相信他们改变和成长的能力。而且我相信，如果他们对女权主义知道得更多一点，他们就不会害怕女权主义了，因为他们会发现女权主义运动是他们自己从父权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希望。

正是为了这些男人，无论年轻的还是年老的，为了我们所有人，我写了这本简短的手册，写了这本我二十多年来一直想写的书。我必须得写这本书，因为我一直等着这本书的出现，但是它还没出现。没有它，没有办法与那么多的人说话。这些人在这个国家里，每天都被反对女权主义的炸弹轰炸着；这些人每天被告知去仇恨和抵抗一个他们所知无几的运动。一定应该有许许多多的女权主义小册子，容易读的小册子和书，告诉我们女权主义

的一切。所以这本书只是为女权主义政治说话的一个激情满怀的声音。一定应该到处都有标志牌，杂志上应该有广告，公共汽车上，火车上，地铁里，电视上，都应该有广告，传播我们的言语，让世界更多地知道女权主义。我们还没到这种程度。但是我们必须得这样做：分享女权主义，让女权主义运动深入人人的内心。女权主义变化已经以积极的方式触及到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当我们所听到的女权主义尽是负面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女权主义的正面了。

当我开始抵抗男权的统治，开始反抗父权思想（反对我生活中父权制最强的声音——我母亲的声音），我那时还是个少年，常常想自杀，忧郁沉闷，不知道如何找到我生活的意义和位置，我需要女权主义给我一个平等和正义的地基，让我站立起来。我母亲现在也认识到了女权主义，因为她看到我和她的所有的女儿（我们一共有六个），都因为女权主义而有了更好的生活，她看到了女权主义运动的希望和承诺。我愿意与你在本书里分享的正是这个承诺和希望，与每一个人分享。

想象生活在一个没有谁统治谁的世界里，那里男女并不一样或总是平等，但是那里相互尊重是基本的伦理，是男女相互关系的基础。想象生活在一个世界里，我们都可以是我们自己，一个和平和可能的世界。女权主义革命单独不能创建这样的世界，我们需要结束种族主义、阶级精英主义、帝国主义。但是女权主义将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我实现的男人和女人，我们可以创建一个可爱的社会，生活在一起，实现我们自由和正义的梦想，生活在我们所有人都“生而平等”的真理之中。来，靠得更近一点，来看看女权主义怎样能触及和改变你的生活，改变所有人的生活。来，靠得更近一点，亲眼看看女权主义运动是怎么回事；来，靠得更近一点，你会看到：女权主义是为了每一个人。



序言 靠近女权主义和关于女权主义的故事（荒林）	1
.....	1
导言 更靠近女权主义	1
1. 女权主义政治：我们的立场	1
2. 提高觉悟：不停地变心	8
3. 姐妹情谊仍然强有力	15
4. 具有批评性意识的女权主义教育	21
5. 我们的身体属于我们自己；生育的权利	27
6. 内外兼修的美丽	33
7. 女权主义的阶级斗争	39
8. 全球女权主义	47
9. 工作的女性	51
10. 种族和性别	57
11. 结束暴力	62
12. 女权主义的阳刚之气	68
13. 女权主义为人父母的方式	74
14. 婚姻解放以及伴侣关系	80
15. 女权主义的性立场：相互自由的伦理观	87

目录 Contents



16. 彻底完美的幸福：女同性恋与女权主义	95
17. 再爱起来：女权主义的心脏	102
18. 女权主义的宗教精神追求	107
19. 有远见的女权主义	112
附录一 贝尔·胡克斯：美国激进女权主义的声音（沈睿）	121
附录二 美国高等院校的妇女研究学（沈睿）	155
附录三 第二浪潮女权主义经典导读（沈睿）	188
译后记	2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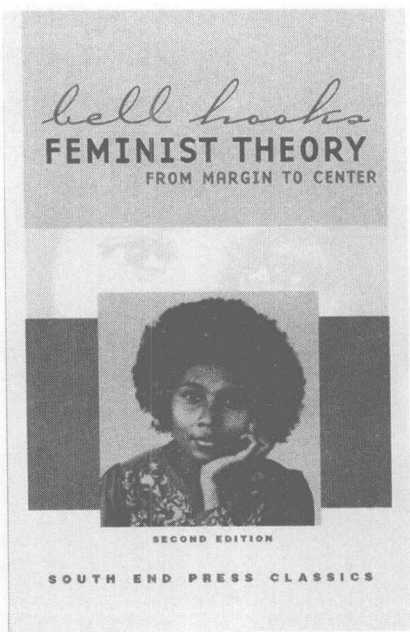
1

女权主义政治：我们的立场

简单地说，女权主义是一场结束性别主义、性别剥削和压迫的运动。这个女权主义的定义是十多年前我在我的《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一书中提出来的。当时我希望这个定义能成为一个通用语，人人都可以用这个定义。我喜欢这个定义，因为这个定义没有男人是敌人的这种暗示。这个定义明确指出性别主义是问题的核心，直指问题的核心。从实践上看，这个定义指出所有的性别主义思想和行为都有问题，不管维护这些思想行为的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幼。这个定义也广泛得足够包括一种对系统性的、体制性的性别主义的理解。作为一个定义，它是开放的。为了解女权主义，这个定义暗示你必须理解性别主义。

如所有女权主义的拥护者都知道的那样，大多数老百姓并不知道性别主义是什么，而且，如果他们知道，他们可能也觉得性别主义没什么问题。很多老百姓都以为女权主义总是并仅

贝尔·胡克斯
1984年的书《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的封面。



仅是关于女人寻求与男人的平等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认为女权主义是反对男性的。这种对女权主义政治的误解反映了现实中大多数老百姓是从父权制里的大众传媒中得知女权主义的。老百姓听到的最多的女权主义，来自那些下决心要争取性别平等的女性。她们要求同工同酬，有时还要求男女同做家务和照顾孩子。老百姓看到这些女性通常都是白人，过着物质优越的生活。老百姓从大众传媒中得知妇女解放运动关注于堕胎、女同性恋、强奸以及家庭暴力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中，老百姓赞成工作中的平等权利——即同工同酬。

由于我们的社会仍然是一个以基督教为主的文化社会，老百姓中的大多数继续相信上帝命令女人在家中服从男人。虽然他们家中的女人都已经参加了工作，虽然很多家庭的户主也是女性，她们也是家中唯一的挣钱养家的人。但是在这个国家想象的家庭生活图景里，不管男性在家还是不在家，男性统治的逻辑依然未变。认为女权主义运动是反对男性的这种错误想法本身就错误地设想女性的空间一定是一个没有父权思想和性别主义的环境。很多女性，甚至那些参与女权主义政治的人，也选择相信这种理论。

贝尔·胡克斯
在做演讲。



的确，对男性统治十分愤怒的早期女权主义活动中有一种很强大的反对男性的情绪。正是这种对非正义的愤怒成为创造妇女解放运动的动力。早期，多数女权主义活动者（大部分人是白人）在和男性一起反对阶级和种族压迫的工作环境中，提高了对男性统治的认识。

这些男性一方面告诉她们自由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即让她们服从自己。无论是白人妇女为社会主义奋斗，还是黑人妇女为民权斗争，还是本土美国人为本土人权而斗争，十分清楚的是男性都要做领导，他们要女性跟着他们走。参与这些激进的争取自由的斗争唤醒了进步的女性的反抗和抵抗精神，引领她们走向当代的妇女解放。

随着女权主义的进步，女性意识到男性并不是我们社会中唯一的支持性别主义思想的群体。女性也可能是性别主义分子。反对男性的情绪不再影响妇女运动的思想，妇女运动重点转移到全力以赴建立性别公正上来。不正视我们自己的性别主义的思想，女性无法联合起来继续坚持女权主义。如果女性之间不停地争来

打去，姐妹情谊不可能那么强大。过去建立在相信所有的妇女在某种方式上都是男性统治的牺牲品这种意识上的姐妹情谊的乌托邦，被阶级和种族的讨论打断了。在女权主义运动中，阶级不同的讨论早于种族不同的讨论。早在20世纪70年代，戴安娜出版社出版的夏洛特·邦池的书《阶级与女权主义：愤怒的文字》，就对妇女的阶级区别做了具有革命性洞见的分析。这些讨论并没有使女权主义坚持的“姐妹情谊力量大”变得无足轻重，而是强



葛劳瑞娅·斯特因，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偶像，女性权利的辩护人，作家，记者，1972年她创建了美国女权主义杂志《女士》，担当该杂志编辑15年，杂志至今影响深远。她还创建了“妇女行动联盟”，“全国女性政治讨论会”等女权主义组织，积极地为女性的平等权利斗争。

调我们只有在正视统治妇女和剥削妇女的方式后——通过性别、阶级和种族——才可能变成姐妹，才可能创造一个政治平台来讨论这些不同。

虽然个别黑人妇女从当代女权主义运动孕育起就参与其中，她们却不是吸引大众传媒注意力的、运动的“明星”。女权主义运动中活动的个别黑人妇女常常是革命派女权主义者（如许多白人女同性恋者），她们与主张在现存制度内争取与男人平等的改革派女权主义者已经有矛盾。十分清楚的是，就在种族问题成为女权主义圈内讨论的问题之一之前，对改革派女权主义者在斗争中的革命派的同盟来说，在现存的白种至上的资本主义父权制度内，黑人妇女是永远不可能取得平等权的。

从孕育开始，女权主义运动就是两极分化的。改革派女权主义选择强调性别平等。革命派不愿只改革现存制度从而给妇女更多权利。我们想转变制度，结束父权制和性别主义。因为大众传媒对更为革命的前景不感兴趣，因此革命派从来没受到任何主流媒体的注意。仍然在公共想象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妇女解放的图景，是女性想取得男性拥有的东西。这个图景是容易实现的。我们国家的经济转变、经济衰退、失业等等创造了使得我们的公民对工作领域中的性别平等接受的气候。

考虑到现实中的种族主义，可以理解，当给予妇女权利可以维持白种至上时，白种男性更愿意考虑女性的权利。我们决不能忘记，白种女性是

葛劳瑞娅·斯特因发表在1970年6月7日的《华盛顿邮报》上的文章《女性解放运动的目标也是让男人自由》。

'Women's Liberation' The Washington Post Aims to Free Men, Too Monday, June 1, 1970 By Gloria Steinem

THIS IS THE YEAR of Women's Liberation. Or at least, it's the year the issue has developed a momentum that has been strong for several years now, and reported in a small, privileged, rather limited news format of the major publications in countless news — in every city, on numerous, male or female — that believe it truly is.

It is a movement that now calls itself feminism: a movement that is as integral part of re-examining the country from its old, expensive patterns of sexism, racism and violence. The first problem for all of us, men and women, is not to learn, but to believe. We are filled with the popular wisdom of several centuries hence, and we are terrified to give it up. Feminism means education, for some violence, woman power, abolition, black women leaders: these are preoccupations included as deeply in our thinking that we honestly may not know that they are there.

Unfortunately, suburbanite who writes syndicated news magazines subject to the same popular wisdom as the rest of us. They gather their news around it, and add by knowing the showbusiness of the moment. Using the most respectable of scholarly methods, for instance, feminist scholars proved definitively that the English were descended from the anglo while the Irish were descended from the egypt.

It was beautifully done, complete accuracy about numbers, and it was a rationale for the English domination of the Irish for more than 100 years. I try to remember that when I'm reading Arthur Jensen's current and very impressive work on the limitations of black intelligence, or when I'm reading Janet Flanner on the inability of women to act in groups.

It won't ever for the English to give up their mythic superiority, and there are quite a few Irish who doubt that they have done it yet. Clinging to our myths and government programs of conditioned myth is proving to be as hard as difficult, but it is the terrible. Whether it's woman's secondary role in money or the paternalistic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the old assumptions just don't work any more.

Part of living this revolution is having the scales fall from our eyes. Every day we see small children who that we had missed before. Our historians, for instance, have generally been written far and about white men. Inhabited countries were "discovered" when the first white male set foot there, and most of us learned more about any one European country than we did about Africa and Asia combined.

I realize that, before our consciousness-changing of my own, I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the women's liberation concept originated up around the country because in the same cultural ghetto as home economics. The truth is that we need Women's Studies simply as much as we need Black Studies, and for exactly the same reason: too many of us have completed a "good" education believing that everything from ancient Greece to scientific discovery was the province of white males.

We believed, for instance, that the vote had been "given" to women in some whimsical, benevolent fashion. We never learned about the long development of the women's struggle, or about the strength and wisdom of our people who led it. We have a great deal more about the outside, male-imposed, male-dominated system of things than we did about positions where women had equal responsibility, or even equal.

"Anonymous," Virginia Woolf once said, "was a woman."

A Black Parable
I DON'T MEAN to equate our problems of identity with those that flow from slavery. But, as Gaster Myrdal pointed out in his classic study "An American Dilemma," "In drawing a parallel between the position of, and the social context, women and Negroes, we are overlooking a fundamental bond of our culture."

Black and women suffer from the same myth of childlike savagery: another kind of inability to govern themselves, much less white men; the need for white male leadership, and so on. Over time slaves arrived on these shores and were given the legal status of wives — that is, chattel — and their reformers have followed on

each other's heels — with women, I mean, still lagging considerably behind.

President Nixon's Commission on Women concluded that the Supreme Court sanctions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 discrimination that it long ago ruled unconstitutional in the case of males — but the commission report, made anonymously submitted by the White House. An equal rights amendment came up again before the Eisenhower Congress for 47 years. Myriad black men have been introduced in history: models of individuals who have been honored to authority outside the home.

As Margaret Mead has noted, the only women allowed to be dominant and respectable in the same time are widows. You have to do what society wants you to do, have a husband who dies, and then have power about you, you're through on kind of your own. The whole thing seems very hard on the man.

Before we get on to other reasons why Women's Liberation is black liberation, too — and why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women's struggle, or struggle from the larger revolution — perhaps we should clear the air of a few more myths — the myth that women are biologically inferior; the myth that, if equality does exist, it could be made for the reverse.

Women are two together than men. That's when the groups being studied are always being used to prove that we work them to death, but the truth is that women live longer than men even when the groups being studied are monks and nuns. We survived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 better, and protected against heart attacks by our female hormones. We have more many diseases, without surgery being and are so much more durable at every stage of life that women are 50 to 80 per cent more matri than men in the long run.

The Anti-Slavery Committee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has better drivers because there's less emotional than men. I never there I would bear myself quoting the AMM, but that one was too good to resist. I don't want to prove the superiority of one sex to another; that would only